

智擒女匪首

曹鳳山

5





智擒女匪首

曹凤山 著

智擒女匪首

曹凤山 著

•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赤峰第一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7.125 字数:118千 插页:2

1987年11月第一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4,580册

统一书号: 10089·411 每册: 0.98元

目 录

- 一、女匪首带着土匪马队，血洗了头门沟，
她的锋芒原来是指向剿匪队…………… 1
- 二、何飞有一段悲惨的遭遇，这是因为父亲
给匪首端上了一盘全羊“手扒肉”……………18
- 三、神秘的大个子叔叔，帮助小何飞逃出了虎口，
林扎布使小何飞在狼群里得救……………34
- 四、古庙里，小文书讲了个“二狻猊争夺大
狻猊绰号”的离奇故事……………56
- 五、内部有惊心动魄的较量，
外面有生与死的搏斗……………76
- 六、林扎布在一次传奇式的“裸体战”中负了伤，
在养伤时，他还有一段玫瑰色的罗曼史……………91
- 七、神秘的大个儿叔叔，来到了剿匪队，
他回忆了由“座山雕”引起的故事……………112
- 八、小宝侄救“狻猊”脱险，“七大魔”
合伙拉杆子……………133
- 九、宴宾楼“飞狼”以枪换媳妇，东沙窝“雪里娇”
艺惊众群徒……………147

十、“雪里娇”入了军马股，她是用“美人计”弄来的支枪马匹	162
十一、“雪里娇”用计击败了劲敌章子宾，登上了“大贵”的宝座	177
十二、秀秀智擒“雪里娇”，金戈铁骑全歼沙漠顽匪	199

一、女匪首带着土匪马队，血洗了头门沟， 她的锋芒原来是指向剿匪队……

“啪——啪啪！”几声急促而清脆的枪声，使得群峰罗立的庙王山，发生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！碧翠的群山，犹如一只只能言会道的巨大鹦鹉，它们争相模仿，相互传递这一震撼山岳的声响！

这枪声，是从头门沟那盘旋的山路上传来的。

茅叶铺盖，沙石漫漫的山间石路上，此时正一片尘土遮日，草叶乱飞！在风腾叶舞中，时隐时见地看见一溜儿杂乱的马队，这群百十号人的马队，正以追风赶月般的速度，向着山脚下的头门沟小村子奔驰！

战马的铁蹄，敲击着坎坷的石头路，声音如雷声滚动，海浪击岸！整个庙王山被震得索索发抖了！

这时候，正是中伏天的一个酷热的中午，骄阳似火。

在头门沟村中的一棵大榆树下，坐满了歇晌的庄稼人。榆树周围，有一群光腴露体的小孩子，绕着大树，跑来跑去地相互吵闹着。突然，从远方的山路上，传来几声枪响！使得这些庄稼人吃惊不小！人们相互询问着，张惶地眺望远方的山路。

山路上，隐约飞来一支马队，队形混乱不堪，花杂的衣装随风飘动着，偶尔还能听到几声彼此之间的吆喝声、嘻骂

声和狰狞的笑声……

倍受兵患之苦的庄稼人，根据往常的经验，对这伙突然降临的奇怪马队，产生了种种不祥的猜测，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，正袭扰着头门沟的人们！

“是土匪的马队！”人群中一声清亮的喊声，结束了人们的种种推断。这喊声犹如一个晴天霹雳，一下子把老榆树下歇晌的人，弄得胆战心惊，神色大变！人们的脸“唰”地一下子变得如同白纸一样毫无血色了！惊恐也使一些年迈老人和妇女抖擻着双腿，软瘫在石凳上，人们预感到即将要发生一场可怕的灾祸了！

土匪的魔临，使乡亲们震惊了！

这时，五十开外的沙里夫村长，十分平静地喊道：“乡亲们！不要慌！快回家收拾一下，迅速往桦树林里撤！”

一句话提醒了痴呆呆站在那里不动的人们，他们这才如梦方醒，纷纷喊叫着，抻过身边的小孩，或扶起年迈的老人，惊慌地四散奔回家中……

安静的山村开始动荡了！到处都是人喊、狗吠、鸡鸭乱跑乱窜的混乱景象！

沙里夫是头门沟的老村长。全村百姓的安危，牵动着他的心呀！他感到自己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！他焦急地沿街喊着：“乡亲们，土匪要来了，快往桦树林里跑呀……”

沙里夫的儿子根顺子，牵着一匹黄膘马，从家门口匆匆跑出来，他老远就看见了父亲，便喊道：“阿爸，我去剿匪队报信，你快领乡亲们撤吧！”他边喊边轻捷地腾身上马，连连甩动手中的马鞭。顿时，马儿四蹄生风，转眼消失在东面起伏的山路上。

沙里夫目送儿子渐渐隐去的影子，转身催促着避匪的男女老幼，向密密的桦树林那边撤退。狼狈不堪的逃难群众，拖儿带女，牵牛拽羊，慌慌乱乱。路上，人畜相撞，车马擦轴，相互呼喊，凄声充耳。

瞬时，土匪的骑兵逐渐迫近了！百十号的匪骑中，传来喊叫、谩骂、狂笑。散开的马队铺天盖地地向避难的人流包抄过来！顿时，把惊骇的人们，围困在一块不小的山谷里！

“哈哈！哈哈！”匪骑中，传来一阵粗鲁的狂笑，接着又听到几声尖尖的淫笑。这一起一伏的狞声怪笑，如鬼哭狼嚎一般，使人不寒而栗，毛骨悚然！笑声刚落，接着就听见“当啷，当啷”的鸾铃声。只见谷口的匪队中，窜出两匹长鬃烈马。前头是一匹十分矮小的白马，银子般白。马背上，坐着一个身披黑花缎子大氅的年轻女人，面部被黑纱遮着。从随风刮起的黑色大氅里，露出一身蓝色裤褂，银边宽腰带上，斜插着两把闪闪发光的镜面匣子。马鞍上，挂着一把三尺长的柳叶马刀，随着马的颠动，来回摆动着。

这女匪看上去二十多岁的样子，浑身流露着一股傲气、狡狴、刁诈……

同小白马并驾而出的，是一匹大骟马，马通身油亮，火一样红。这马不备鞍带，马身上蹶骑着一个虬精栗肉的精壮男匪，他相貌古怪，凹面翘嘴，满脸横肉，一对牛眼炯炯灼人！头上歪戴一顶旧呢子黑色礼帽，身穿一套古铜色缎面夹裤褂。

丑匪傲气十足地一提缰绳，大红马一声长嘶，前蹄高高跃起，仰立空中！但那丑匪却象钢钉铁箍一样，牢牢粘在马背上。接着又传来一阵得意的狂笑。笑声嘎然而止！丑匪那

双碧绿炙人的眼睛，发出凶光，他粗俗地骂道：“他娘的，给共产党干事的‘区牙子’（黑话：区长），有种的站出来，别叫老子费事！”

避匪的人群里，不安地骚动了一下，又慢慢地恢复了宁静。乡亲们极力屏住呼吸，静等着大祸的出现！

“快滚出来！”粗嚎的声音又响起了，接着四周一阵拉枪栓之声，此刻，土匪的大小枪支，都压上了“顶门火”，扳开了“狗头机”。

此情景，真有箭拔弩张之势！全场的空气仿佛凝固了。

乡亲们惊慌失措，开始骚动起来。人群中传来了孩子哇哇的哭声。

“娘的！来呀，拉几个出去，‘亮亮瓢儿’，我飞狼不信，这个‘区牙子’能呆得稳！”那丑匪怒叫着。

两个满身灰尘的土匪，怪声答应着，跳下马背，疾步向人群中冲去！

“慢着！”人群中传来一声洪亮的斥喊声。

乡亲们吃惊地向喊声望去，只见沙里夫村长从人群中，大义凛然地走出来。全村的人们，惊愕地望着他，都焦急地喊：“沙村长——”

沙里夫向乡亲们安慰般地点头微笑着，走到那个丑匪的马前。他安祥地站在那里，眼皮也不抬一抬，悠闲地将手中的烟袋，往嘴里一放，然后点着火，吧嗒着嘴，一口一口地吸着烟，轻袅袅的烟雾，绕着老人的脸儿，散乱地升腾着！

老人的举动激怒了群匪，他们气得大声乱喊：“宰了这个老兔羔子！宰了这个老兔羔子！”

那凶丑的匪首，将牙咬得咯咯乱响，他狠狠地说：“杂

毛老头，死到临头了，还敢这样阳兴！我公羊玉曾对天发过誓；要杀净那些带头分田闹什么屁革命的‘区牙子’、‘土跳蚤’（黑话，即指八路军）。老杂种，明年的今天，就是你的祭日！”匪首说着，从腰里拽出一支马牌橧子，朝沙里夫刚一顺枪口……

“慢着——”话音刚落，接着又是几声刺耳的尖笑。那戴着“面罩”的女匪狂笑过后，便用手中的柳叶马刀，挑开身旁丑匪的枪口，浪声浪气地说：“公羊玉！你瞧他是谁？哈哈！真是冤家路窄！沙兽医，你也有今天！怎么样，拐个小媳妇，日子过得还不错吧？”女匪说完，又发出一阵刺耳的尖笑。

“什么？是他——！”那丑匪瞪着牛眼瞧着眼前这个安祥的老人。

“不错，果然是他——哈哈——你这条丧良心的狂狗，拐走了我的后妃，打破了老子要做‘东沙王’的美梦！六年了，我公羊玉终于碰见了你！哈——哈！”他仰面狂笑。突然他止住怪笑，狠狠地将手中的马牌橧子一甩，瞪着充满血丝的眼睛，瞧着不慌不忙的沙里夫说：“快说，你把生‘佛顶珠’的那个女子弄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

“哈——哈！还想做美梦！她早不在人世了！恶狼，怪我当时没一枪结果你的狗命！如今苦果自食，要杀要剐你自管出手吧，我沙里夫若眨眨眼睛，就不是共产党干部！不过，我沙里夫告诉你，你们的末日不会太远了！”沙里夫说完，发出一阵冷笑。

“气死我了！今儿个，老子非扒了你的皮，抽了你的筋不可！”丑匪青筋涨面，怪声怒吼着。他将手中的橧子往枪

套里一插，随手“当啷”一声，从刀鞘中，拽出一把铮铮发光的马刀，咧着翘嘴，便要往沙里夫的心窝扎刺。

“慢！不能这样便宜他，瞧我的！我来了结隔了六年的老帐！”妖女匪话音一落，只见她纤纤玉手一挥舞，柳叶马刀寒光闪闪，刀影在沙里夫老人的胸上一转动，左开襟的粗布夹袄上，就被旋出一个圆圆的窟窿，一张小锅盖般大的衣片落在了地上！老人瘦骨嶙峋的胸脯，一下子显露出来！

乡亲们急得双眼冒火。他们愤怒地望着这个禽兽般的魔女，人群开始骚动了！

沙里夫仍然十分镇定。他低头瞧瞧胸前衣服上的圆洞，然后抬起头，一丝轻蔑的讥笑，浮现在他的嘴角，随即他又仰天大笑起来！

这一举动，犹如火上浇油一样，直把那女魔气得两眼冒火！她恶狠狠地用柳叶马刀，在沙里夫老人的胸口上交叉地挥了两下，咬着牙说：“瞧姑奶奶这招‘狮子大披红’！”

沙里夫顿感胸上凉嗖嗖了两下，他低头一看，黝黑的胸脯上，留下了两道X型的刀痕，鲜血正从刀口中渗了出来！殷红的血，染红了胸脯，又顺着裤筒，流到地上！把地上的草也染红了，暗栗色的土地变成了黑红色！

他忍着剧痛，怒视着这个毒如蛇蝎的女人，一腔怒火，都要从眼睛中喷出来了！

乡亲们目睹这惨无人道的行径，如万箭穿心，他们在暗中将双拳捏得格格直响！

愤怒之火，就是反抗的前奏，人们的反抗，此刻如箭上弓弦，弓满待发了！

一阵得意的狂笑、尖笑过后，又是连连的奉承：“雪

‘里娇’，好功夫！”

这刺人的狞笑和奉承，就象一支点火器，“腾”地一下，将压抑的怒火点燃了！

“杀人不眨眼的强盗，我跟你们拚了！”金钟般的声音一落，从人群中跃出一个精壮的青年人，他一面向前跑，一面将手中的枣木棍，使劲地朝女匪扔过去！

棍子呼啸着，带着怒火，带着激愤，打着旋儿，向女匪飞去。

女匪首吃惊不小！她万万没料到，在兵荒马乱中，被各种各样的灾祸揉搓得象一块软面团子似的老百姓，如今竟有这么大的反抗行为！在这个突如其来的还击面前，她慌了手脚，当木棍打着旋儿飞来时，她连忙将身体向后一仰，带着风声的木棍，便从她的眼前掠过，紧接着传来“呼”地一声闷响，这根棍子，便狠狠地砸在女匪首身后的一个小女匪胸上，只听见一声惨叫，小女匪就跌下马去了。

这一还击，弄得群匪手足无措。

凶狠的公羊玉，瞪着充血的眼睛狂叫着，向那个敢于反抗的小伙子和沙里夫村长连连开了两枪！俩人身中数弹，痛苦地扭曲着身体，倒在血泊之中。

目睹残酷的屠杀，乡亲们惊恐万状，他们“轰”地一声，便向土匪的包围圈四散奔逃……

“站住，谁跑老子就打死谁！”土匪一阵乱叫后，响起一排密集的枪声。跑在前面的几个人，一下被打倒在地。土匪们狂叫着，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始了惨绝人寰的杀戮！

妇女、儿童在马蹄下惨叫着，血肉在刀光剑影中四处横飞……

一部分匪骑跑进村子，几处房舍顿时被点燃了！浓烟卷着烈火，将整个村子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！

被包围的受难者们，瞧着屠场上血洗腥风的惨景，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屋、财产被付之一炬，一个个都痛哭失声了！整个头门沟，变得阴风凄凄，哭声震动了整个庙王山！

残无人性的土匪，目睹这一切，竟开怀大笑了！然后，他们哼着小曲，向原路撤去。

屠场上，沙里夫和一些死难者的尸体，横七竖八地躺在血水中。他们张着嘴，圆睁着眼睛，似乎在向苍天呐喊、控诉着这伙土匪的暴行……

东方的山路上，又传来了清脆急促的马蹄声！一队风驰电掣般的铁骑，正向头门沟飞来！

厮守在死者跟前痛哭的妇女、儿童、老人、看见飞奔而来的骑兵，重又惊惶失色！连连喊着：“土匪又来了！土匪又来了！”他们慌乱地夺路而走，屠场上的气氛重新紧张起来……

“乡亲们，不要跑，是我们自己的队伍！”一个熟悉的喊声，使逃跑的人们停住了脚步。他们呆呆地望着越来越近的，一支严整有素的队伍，惊喜地喊了起来：“是我们的剿匪队来了！”随即，人们一窝蜂似地向骑兵们跑去！

在剿匪大队前面的是送信的根顺子。此时，他那黑红的脸膛上，沁着豆大的汗珠。他焦急地朝村中升腾的浓烟望着，迎着奔跑而来的乡亲们，一鞭接一鞭地打着黄膘马，马跑得象离弦的飞箭。当他看见眼前的惨状，如同被雷电击了似的，全身一震！他失声“啊”了一声，连忙从马上跳了下

来，踉踉跄跄地向现场跑去！

惨不忍睹的现场，极大地刺激了他，使没成年的根顺子泪满衣襟，心如刀绞！当他从殉难的人堆中，发现父亲的尸体时，他嘎哑地喊了一声：“阿爸——”便扑在沙里夫血染的胸脯上，悲恸欲绝地大哭起来。

这时，剿匪队的骑兵战士们也纷纷赶来了，他们迅速地跳下战马，也被眼前的惨景惊呆了！一百多名队员，都默默地脱下军帽，沉痛地低头致哀！屠场上空，弥漫着呛鼻的血腥味儿，四周撕人肺腑的哭声不绝于耳。村子里，还在冒着缕缕烟柱，浓烟在天空中滚动着散开了，拉起了一幅阴森森的丧幕！战士们脸上滚动着灼热的泪珠，苦涩的泪水，越发点燃起他们心头的怒火。战士们擦去眼泪，举枪高呼：“消灭万恶的土匪！为死难乡亲报仇！”

铿锵的呐喊声，逐击了庙王山的山山岭岭，也温暖了乡亲们的心。

“何队长，要给我们报仇呀！”一些死难家属哭着对身边的何大队长说。

刚刚二十岁，体魄矫健的骑兵大队长何飞，此时的心情也和战士们一样，肝胆俱裂，愤懑、悲伤交织在一起，使他喉咙哽咽，欲言不能。他拉起哭成泪人的根顺子，抬起泪涟涟的双眼，环视着血染的杀场，心里瞬间掠过一种难以表述的内疚之感。他声调颤栗，带着浓重的鼻音说：“乡亲们——我们来晚了！让你们受这么大的损失，我何飞对不起头门沟的父老乡亲……”由于极度悲伤，何飞的声带又被一股苦涩的气流堵塞住了……

骑兵队政委——林扎布，是个蒙族青年。他那张赤红色

的脸，如今被盛怒擦得如同猪肝一样的颜色了！性格直率的他，怎能忍受土匪在剿匪队眼皮底下，制造的这起挑战式的大屠杀呢！何飞那番断断续续的话，回旋在他的耳边，他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，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了。他挥挥气得瑟瑟发抖的大手，声音沉闷地说：“我是政委，我也对不起乡亲们！没有发挥好这支剿匪队的作用，致使乡亲们受这么大的损失！我辜负了党对我的期望！”

“首长！冤有头，债有主，这笔债怎么能往你们头上记！是那伙杀人不眨眼的土匪，欠下的这笔血债呀！我们知道你们的担子重哇，要同几个区的好几股土匪、地主装武作斗争。难免有首尾不能相顾的地方！”一位蹲在儿子尸体旁，饮泣流泪的老人，擦着昏花的老眼，深情地对何飞、林扎布说了这番话。

何飞紧紧地握住老人的手，满面愧色地低下头。林扎布听了老人这番中肯的话语，如坐针毡，他再也忍不住心中那股不断上升的怒火了。“当啷”一声，他拽出腰中悬挂的马刀，将雪亮的马刀一挥，大声地命令骑兵战士们：“同志们，上马！追击这股凶残的土匪！”

骑兵战士们齐唰唰地举起手中的马刀，振臂高喊：“消灭土匪，为乡亲们报仇！”

战马一阵嘶鸣，战士们纷纷跨上战马，整装待发。

何飞急忙将政委拉到一旁，冷静地说：“政委，要三思呀！土匪撤退的前方，地形很复杂。我们这样轻举妄动，可能正中土匪的埋伏！即使没有伏击，我们这样追击，也会将他们打散，不利于集中消灭！要记住师政委对咱们的指示：

‘紧随勿迫，放缓对待，松其警惕，然后出神兵，全部歼灭

他们！’政委，这伙土匪为什么在离我们剿匪队部不到十里的地方，搞了这起挑衅性的惨案？这是他们的‘激将法’，目的是‘诱敌深入’！”何飞说完，用他那双深邃的眼睛看着政委。

林政委沉思片刻，点点头说：“何飞，你说该怎么办？”

何飞在林扎布的耳边说了一阵悄悄话，林政委连连点头说：“赛恩！赛恩^①！”

何飞冲着政委点点头，然后面向等待出击的战士们深情地说：“同志们，我和政委商量决定，先派两名侦察员跟踪土匪，等摸清敌情后，抓住有利时机，伺机歼敌！目前，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安置死难百姓，帮助乡亲们重建家园！我们深信，用不了多久，就会将这些吃人的魔鬼们，统统地消灭掉！”

何队长，我反对！乡亲们死得这样惨，他们蒙受这么大的损失，我们为什么不马上追击？难道我们不是消灭土匪的剿匪队？难道我们对乡亲们的苦难如此麻木不仁？”骑兵四小队长柳昌，瞪着眼，愤愤地指责何飞。

“柳昌，你小子不许胡说！何大队长啥时候放弃过剿匪任务！你他妈的再胡勒勒，我就撕烂你的嘴！”一小队队长宝林冲着柳昌粗鲁地骂起来了。

“熊种，我柳盛也不当这样的熊种！我要拉我的小队，去消灭土匪！”柳昌的弟弟柳盛说着便拽出腰间挎着的马刀，连连挥舞着喊：“有种的，跟我去消灭土匪，为乡亲们报仇！”他说完，用脚一磕马蹬，便要催马出击，他的五小队里，也有几个战士嚷嚷着，要跟着柳盛冲出去。

^①蒙语：即好的意思。

林扎布气愤地喊：“柳盛，站住！你敢违抗军令，我就毙了你！”

柳盛大发雷霆。他瞪着灯盏般的圆眼睛，大声地说：“老子退出这熊种的剿匪队！”

“柳盛，你太放肆了！闭住你的嘴！”柳昌见风使舵地吆喝着自己的亲弟弟。随后，他又冲何飞、林扎布笑着说：

“队长、政委！你们不必在意呀！我们哥们儿都是性情暴躁之人，看见这血淋淋的屠场，难忍呀！为乡亲们报仇，我们太心切了！”他说完，又冲着自己弟弟大喊：“柳盛，你回来！”

柳盛勒住马，傲慢地昂着头，不理睬也不吭声。

柳昌小眼珠一转又要发作，何飞朝他摆摆手，对他们俩说：“同志，要冷静，你们是这一带土生土长的人，难道不了解这周围的地形吗？土匪撤到离这里五里路的‘葫芦谷’那里谷深路窄，抬头一线天，脚下羊肠路，又是唯一能够走出这个深谷的路。如果我们如此轻率地反击，后果将意味着什么？难道我们故意去送死、去钻土匪为我们布下的口袋，就是为老乡报仇了吗？他们为什么要在头门沟这个特殊的地方制造这起惨案，这是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……”

“我看没那么严重，你别吓人，几十个毛贼，搁不住俺双枪二柳的几梭子弹！”柳盛轻蔑地瞧着何飞，用鼻子哼了一声。

“柳盛，混小子！你还嘴硬，今后有的是机会消灭他们！你再也不听指挥，我砍了你！”柳昌一语双关地冲弟弟喊着，向柳盛举刀欲劈。

柳昌身旁的杨新郎见状，轻轻地用马刀架住柳昌的马